

虎年说虎

□ 任翔宇

虎年到，民俗文化十二生肖里面，虎位列第三把交椅，排下来叫做寅虎。“寅虎”源于寅时，是因为古时凌晨三时到五时是寅时，这个时候老虎正处于较为活跃的时期，出来游荡觅食，最为凶猛，故为“寅虎”。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面，虎更是神一般的存在，《周易》中提到了“四象”，因为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所以虎与龙结合一起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代表，“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是神佑，也是心安。

今年的春晚，在腊月的时候，就流出了“温拿五虎”的排演图。“温拿五虎”，是最早听流行歌曲和接触流行歌曲的追随符号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开始把散碎银子投进音像店换来一盒盒滚石或是宝丽金、上华或是飞碟出品的磁带，“温拿五虎”已经只是歌坛曾经留下的传说，只有谭咏麟和钟镇涛还在拍电影之余，偶尔发些专辑或者单曲，其他的三个，在滚滚红尘里我们望不到他们，也不知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虎”，是小虎队。2010年小虎队登上春晚，勾起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其实，小虎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成功的乐坛组合，没有之一。无论是当时的草蜢、飞鹰三姝、忧欢派对，还是后来紧跟节奏推出的豹小子、红孩儿组合，从编曲到编舞，都没有跳出小虎队的影子，集不同嗓音、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歌手来“拼积木”般打造奇幻效果，直到新世纪后“S.H.E”才重现巅峰。

1986年相声演员冯巩刘伟凭借节目《虎年说虎》而一炮走红；1998年春晚黄豆豆表演的舞蹈《龙腾虎跃》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潮。可在春晚的舞台上，把“虎”烙刻在全国观众心里的，是姜昆。那一年的《虎口脱险》是梁左的神来之笔，也是姜昆相声生涯的丰碑，“掉老虎洞里了”，完成了姜昆的风格画像，就像冯巩“我想死你们了”一样，一语既出，形象立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看过了几个日本电影。不是《追捕》，不是《幸福的黄手帕》，不是《寅次郎的故事》，也不是后来的《W的悲剧》，而是更具有写实和反思意义的《日本沉没》《啊，海军》和《虎！虎！虎！》。《虎！虎！虎！》这部1970年的片子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约十年，仍是那个时代大片级别的经典作品，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能拍出这样震撼的战争场面没办法靠特效靠电脑靠VR，却有种老片给人带来的特有的时代感，给人一种原貌再现的感受。电影完整地交代了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前因后果。在这部影片中，没有过多的艺术修饰和点缀，也没有太多人物塑造的情节，有的只是整个历史场景的真实重现和事件爆发前日美双方在外交、军事及情报上每一步的发展。虽然没有气氛渲染但剧情紧凑引人入胜，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每个发展的细节似乎都决定着故事的走向，是部表面平淡松弛而实质扣人心弦的

好片。

《虎！虎！虎！》里神风飞行员们对于战争和死亡的认知，《日本沉没》里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考量以及人性挣扎，《啊，海军》里把行为和思维从孩童时代就作为磨炼内容的民族特性，在彼时，以一介孩童视角来看是匪夷所思大开眼界，好奇和新鲜，四十年过去，再回首会觉得人类历史，人性成长，人格传承，每一个岔路，都会有不同的结局，我们永远无法预知结局，所以一定会纠结于反思，反思没办法改变历史，但有可能改变未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部和虎有关的电影我印象深刻，法国电影《虎口脱险》。把二战背景下侵略与抗争、人性与天性演绎得出神入化，同时又轻松诙谐。后来的《王中王》延续了法国电影浪漫诙谐和神奇反转的风格，但是从剧情构架和电影效果来看，还是没办法和《虎口脱险》比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香港拍过两版《唐伯虎点秋香》。九十年代初周星驰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如今已是脍炙人口，无厘头的风格和夸张搞笑的表演是周星驰九十年代电影的代表作，可实际上，七十年代末的《唐伯虎点秋香》不仅是后来周星驰版的骨架和灵魂，还是港片鼎盛时期的镇馆作品。国内公映的七十年代版本片名是《三笑》，播映之初在全国风靡一时，无论是从城市到乡村，男女老少都爱看，超越了城乡间审美观念和趣味的差异，受到一致称赞。《三笑》是彩色宽银幕影片，是越剧小生向群的首部电影作品，是“长城三公主”之一陈思思演艺生涯最经典的作品，凭借该片陈思思也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三笑》之后，唱腔与对白、画外音混搭的古装片模式被《五女拜寿》再次推向高潮。《三笑》之后，宽银幕影片成为那个时代好看电影的代名词和标配，“宽银幕”“折幅”这样的专业名词成为了电影海报上的广告语。

唐伯虎没想到，自己虎年寅时取名的传闻和自己书画入圣的传奇都没能比得上一则江南才子佳人的传说让人记忆深刻、画面感十足。而且，不止一次，甚至后来，黄晓明版、郭德纲版的《唐伯虎点秋香》也如影随形。

2012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只从丛林气息十足到最后瘦骨嶙峋相伴而生的老虎，像故事，也像寓言。在我们能接触到的文艺作品里，虎作为威慑和危险象征的时候显多。二十年前，从大同南出口的虎园逃出来的老虎没办法逃脱人类社会，因为危害安全被射杀；二十年后，大同的动物园里已经看不到老虎，孩子们除了动画片和手机，只能去长隆、野生动物园坐进铁笼一般的汽车里才能近距离看清老虎抖动胡须和凝神定睛的模样。

虎年到，之后是兔年。人与自然，直接相处是接触共生，意念构造，是隐喻。

《开端》因平凡人的能量展现而精彩



《开端》成为2022年首个爆款剧，开分就冲上8.2，评分人数超过20万。全剧只有15集，讲述男女主角遭遇公交车爆炸，在不断进入时间循环中，抽丝剥茧、找出真凶，试图拯救全车乘客的故事，叙事严谨，层层递进，仅第一集就发生了六次时间循环。

然而，说清楚《开端》是什么剧，似乎不容易，我们无法将其归纳于以往观众所熟知的类型。它脱胎于网络小说，想象充沛、包罗万象的“无限流”题材几乎首次被中国观众看到和接受。同时，剧情和人物的动机又十分符合现实生活的情况和逻辑，乘客大爷行李箱中装着给女儿的“散装卫生巾”，二次元少年母亲令人窒息的关爱，都回应着社会热点话题，展现了时代关切。剧中设定和情节不仅是对现实世界人与物的各方面逼真模仿、还原，而且每个人物的遭遇、情感的生发、情与理的挣扎都真切地出现在观众的现实生活中。因此，分析该剧为什么能够成为爆款，或许应该从它如何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情、契合了大众的情感结构入手。

总体而言，《开端》的叙事始终围绕一个“选择”的问题，或者说，在创作者眼中，在喜爱《开端》的观众心中，生活本身就时刻围绕“选择”展开。

两个陷入循环的主角李诗情和肖鹤云所争论的问题，不得不作出的艰难选择，都是观众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经历过的。比如，肖鹤云问李诗情，他们不是凶手，有没有必要为了一车人牺牲自己，这是个人与群体、个人命运与公众利益的问题。再如，尽管肖鹤云认为二人逃离险境就好，无需当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是，促使他继续行动的动机是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你（李诗情）一副赴死的模样”，这是生存与情感的选择。面对选择，有人坚定决绝、义无反顾，但是迟疑也会获得理解和包容，正如李诗情问肖鹤云的那样：“如果循环一直提前，我一定还会在大学城站上车。可是你呢？”作选择的驱动力可以是生命、是利益，也可以是价值实现和责任感，正像他们选中的“队友”、二次元少年卢笛那样，是因为“这是我二十三年来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可替代”。观众对剧集的好评和喜爱，正说明，这些问题也是观众自身正在面对和思考的，观众能够体会主人公的处境并认同他们的选择。

叙事如同解数学题一样展开，这是《开端》尤为新颖之处。每次进入“循环”，主人公都掌握了更多的条件：完成任务的时间多了一分钟，同时也获知了更多信息。进入循环的实质是进入了另一重情境，因此，循环其实是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生活情境下，如何作选择、如何权衡利弊的问题。这样的

模式似乎在文学范畴里的成长小说中十分常见。但是，相比于传统的小说叙事，《开端》中主人公的知识积累、心智增长似乎更为有迹可循。每次循环后的主人公都更强大也更接近真相、更接近达成拯救全体乘客的目标，这与网络游戏的机制高度相似。主人公通过加载技能，在既定的清晰程序下升级打怪，游戏玩家、网络小说读者，以及观看采用这种叙事模式的影视剧的观众们都能达到“爽感”。

在这样的创作逻辑下，《开端》令观众欣喜的是，尽管两位主人公在爆炸中反复牺牲，“英雄”的底色却不再是“悲情”的了。这无疑展现出了强大的鼓舞力量。在既往的文艺作品中，观众所熟悉的英雄往往要走向“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预设整体的保全和个体的完整是不能两全的、有冲突的，由此达到悲剧的审美效果。相对而言，二次元爱猫少年卢笛加入任务的初衷是“拯救世界”，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英雄动机。然而，与美国式的“英雄”电影不同，《开端》中表现了更多的推理细节，细致展示了三个少年如何权衡条件，由此进行全面的价值观传输，而并不是集中在简单的、不计后果的“勇气”方面。换言之，情感的张力不在英雄闯关的情绪渲染上，而是寓于大胆谨慎地对困难和问题各个击破的过程中。这样的新英雄设定也是当下站在新的经济和国家发展阶段应运而生的产物。新英雄是自信、强大且技能满点的普通人。

规则与道德、生存与正义、逻辑和情感，如何取舍、如何权衡，不仅是少年“英雄”不断回答又推翻重来的难题，更是观众在生活中时刻要面对的拷问。《开端》的热播不仅反映了观众对其叙事严谨、制作精良的肯定，更说明了其中价值传递的有效性。这并不是孤立的。当下引发热议的大众文化形式和作品，如“脱口秀”、《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其核心亦并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强价值观输出。其内容表达契合大众文化的主流消费者的价值和情感诉求，其中既有他们面对重复劳动的无可奈何，也有他们掌握一定知识，怀有热情，有价值建构的冲动。二者的张力则凝聚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开端》的背景设定在2019年，那个时候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发生。然而，它的流行无疑准确观照了疫情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面对的情况复杂、误解重重，可能有时无法自证，但依然坚定努力，小心求证。尽管艰辛曲折，结果终将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正义价值的实现，抗疫的现实也似乎如此。人是有能力的人，不再是大事件中不知所措的个体。观众所珍视的，正是这种降落在《开端》中平凡人身上的建构能量。选自《学习强国》